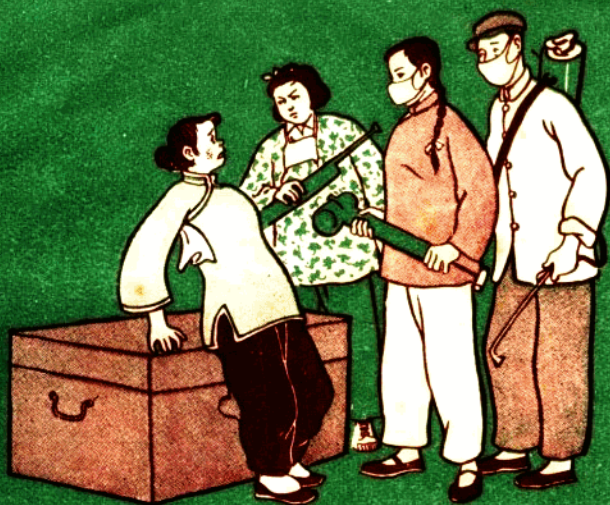




劇評新反庸

消毒計

星波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時間 一九五五年

地點 某城市

人物 孫淑蘭——女，街道治安保衛委員，二十二歲。

劉桂枝——女，青年團員，十八歲。

李占奎——男，反革命分子，四十多歲。

胡麗英——李占奎的妻子，三十五歲。

于連才——男，小攤販，居民小組長，三十來歲。

張所長——男，派出所所長。

民 警——甲、乙。

群 衆——甲、乙、丙、丁等多人。

第一場

李占奎的家裏，屋內陳設簡單，左邊有一土炕，右邊有桌椅、火爐，炕邊有一紅色大板櫃。牆角茶几上有一靈牌，前有香爐等物。朝院子的玻璃窗上挂著三層窗簾，屋內顯得昏暗。

幕啓：早晨，胡麗英在張羅著做早飯，她穿著一身鐵白邊的黑色衣服，是一個規規矩矩的寡婦打扮。

胡麗英 唉，糧食又不多了，煤球也完了，錢也快花完啦！怎麼辦呢？真沒想到，我們竟落到這種地步。唉！

（唱）胡麗英我心中亂如麻，

如今的世道把我氣煞。

天也變，地也塌，

万丈高樓也落了架。

猛虎下山被犬欺，

麻雀占了我鳳凰的家。

今天鎮壓反革命，

明天嚷著把特務抓。

我們只得藏藏躲躲不敢活動，

乾著急來沒有辦法！

（她去捅火，不小心被火簾燙了一下，她扔掉火簾，“嗷嗷”一聲叫。）

唉呀！人倒了霉，屎克螂也螫人。

（响声把李占奎驚醒了，李占奎頂起櫃蓋，站起來。他滿臉

鬍鬚，臉色蒼白，兩眼充血，一付凶惡相。

李占奎（驚問）怎麼啦？

胡麗英（指指窗外）小声點吧！

李占奎（自言自語地）真他媽的，連覺也睡不好！（走出櫃子，向妻）麗英，快給我拿件乾淨襯衣吧，這件襯衣又快軋出油來啦。

胡麗英 你自个兒換去吧，我還得趕緊做飯哩！（拾掇桌子，準備擺飯）

李占奎（換了襯衣，到火爐前去看）呀，怎麼又是稀米湯嗎？

胡麗英（生氣地）再呆兩天連這個也快吃不上了！

李占奎 去，買兩套燒餅夾肉！

胡麗英 就這麼湊合着點吧。

李占奎 那怎麼能湊合呢？我李占奎活了半輩子，那一頓離過肉。快去，快去！

胡麗英 我不去，你自个兒買去吧。

李占奎（怒）什麼？你他媽臭娘們……

胡麗英 唉！

（唱）叫丈夫，你莫要生氣發火，
有點事我還沒向你說過。
這幾天讀報組念報又開會，
劉組長把消息給大家講說。
說什麼堅決鎮壓反革命，
說什麼保衛人民的好生活，
說什麼大夥要把眼睛擦亮，

絕不讓壞分子逃脫一個。

李占奎 啊！真有這麼一回事？

胡麗英 誰還騙你。

(唱) 自覺着他們都盯上了我，

好像說你坦白吧，別再藏躲，

人民的眼睛你瞞不過。

好像說，你們的鬼臉誰還不知道？

紙裏邊那還能包住了火？

吓的我真魂也出了壳，

混身上下得得得直打哆嗦。

忽然間哇啦一聲叫喊，

我吓了一身冷汗如水潑。

李占奎 (急問) 怎麼啦？是他們……

胡麗英 (接唱) 原來是兩個花猫在打架，

黃的喊，黑的叫，從我的身邊跑過。

李占奎 (鬆了一口氣) 哦哦。

胡麗英 (接唱) 我頭昏眼發黑心慌意亂，

小組長看見了跑來問我。

李占奎 呀！他說什麼？

胡麗英 他說：

(唱) 胡麗英你怎麼面黃如土，

你身上哆嗦為什麼？

李占奎 你怎麼說？

胡麗英 我說：

(唱)可能是又犯了我的老毛病，
混身上下一会冷來一会熱。
組長說：有病為什麼不早說話，
快快回家吧，回去好好的去歇着。
自从昨日回家後，
我看見了人就想躲不知為什麼？

李占奎 (故作鎮靜) 啊呀，你真是呀！

(唱) 妇道人家你沉不住氣，
有點風吹草動就自覺虛；
我在家隱藏的这样嚴密，
他們怎麼能摸著咱的底細？
再一說前四年我就死去，
誰還能那麼多心把死人懷疑！

胡麗英 他們還說，只要把群眾發動起來，反革命分子就是藏
在老鼠洞裏也能把他拖出來。

李占奎 (虽然有些慌，但還安慰胡麗英) 別听他們那一套！

(唱) 別看他雷聲大，雲彩裏沒有雨，
幹部們嚇唬人你別着急。
紙糊的涼船他過不了海，
好蘿蔔怎麼能賽過咱大鴨梨？
縱然他發來百萬雄兵，
也攻不破咱這鋼鐵障地；
咱有櫃子有炕洞巧妙出奇。

我說麗英呀，你放心吧！

(唱)別听他們前晌唱,要看咱們後晌的戲,

他們跳不出咱的手心去。

你儘管大模大樣的去買吧!他們的生死簿上已經沒有我李占奎的名字了!去吧,再買兩套燒餅夾肉,或是面包也行。

胡麗英 你說的倒好听,光說買,咱們的錢也快花完了。

李占奎 怎麼?

胡麗英 你想這要三四年啦,你像个耗子一樣,整天在櫃子、炕洞裏鑽着,不能出去活動,把我的金銀首飾都賣淨了!

李占奎 這這這……

胡麗英 這……再這樣下去連東西南北風也快吃不上了!再說,人家又要實行什麼糧食計劃供應。你雖然死了,可是還得吃东西呀,一個人的糧食兩個人怎麼也是不夠呀!

李占奎 啊……

胡麗英 不快點想辦法,你这保險櫃呀人家不攻也得自破了。

李占奎 哈哈,真沒想到,他媽的,他們可真厲害呵!

胡麗英 過去這些事我怕你為難,沒有敢向你說,如今不說是不行了。

李占奎 (裝腔做勢地)沒關係,咱們有的是辦法!

胡麗英 老是沒關係,有辦法,可是三四年啦,我也沒見你的辦法在哪兒呢?你不敢露面,我也活動不開,給孟司令去信,這麼長時期了也沒個回信。

李占奎 別着急,慢慢的來嘛。常言說的好:“不受苦中苦,難為人上人”嘛。

胡麗英 哼！孟司令，我看他們是把咱們給忘了！

李占奎 別胡思亂想啦，快去弄飯吧。反正咱們是有辦法的。

（胡麗英又去弄飯。）

李占奎 （自語地）唉，真是，那時真不該回天津來。

（唱）麗英的話問的我不好回言，

眼前事確使我左右為難。

想當年與蔣總統立下大功，

孟司令曾傳令嘉獎過咱。

想不到四平街一場血戰，

八路軍打的我們棄甲丟鞍。

孟司令命我們化裝分散，

要秘密鑽在他們心臟裏邊。

我計劃來天津再招兵買馬，

誰想到只落得如此這般。

我好比孫悟空被壓在山下，

我好比地老鼠在洞裏鑽。

我好比猛虎關在鐵籠裏，

又好比沒火綫的手榴彈，難到陣前。

雖然說我李占奎神通廣大，

有力量用不上也是枉然！

胡麗英 （端碗上）要不咱們想法轉移個地方好不好？老呆在這兒咱們是沒有辦法活動。

李占奎 這……這……這個我也想過了，可是他們都知道我死啦，咱們的戶口也沒有法轉移呀！這年頭沒有戶口到哪

兒也不行呀！

胡麗英 那咱們什麼時候才能出頭呢？我看蔣總統反攻大陸也是一句空話，孟司令錢不寄來吧，信也不來，唉！我看咱們是完了！

李占奎 （想）這……這……

（唱）到如今我們只能另作打算，

于連才這空子要鑽他一鑽；

只要是能把他拖下了水，

咱這據點就能夠長期隱瞞。

只要是咱們不被發現，

最後的勝利就屬於咱。

胡麗英 唉，有什麼辦法呢？吃飯吧。

李占奎 你就來吧，錯不了，哈哈……

〔敲門聲。〕

李占奎 （一驚）呵，有人來了，真糟糕！（放下碗，慌着鑽櫃子）

胡麗英 快些鑽吧！

〔李占奎鑽入櫃子，敲門聲又響。胡麗英急忙蓋上櫃子，鎖定一下，走去開門，于連才背煤球上，胡麗英幫于連才放下煤球。〕

胡麗英 呵，來了！怎麼你給背來了！

于連才 你看，讓煤球廠給送吧，你不讓；你自己去取吧，又背不動。我不給你送來怎麼辦？

胡麗英 你真會說！（拿毛巾給于連才擦汗，揮土）

于連才 你怎麼開門這麼慢哪？讓我背着這一百多斤站了半

个多鐘頭。

胡麗英 我做飯正占着手。对不起，下次快點。

于連才 大白天可插着門幹什麼？

胡麗英 唉，你不知道常說的“寡婦門前是非多”嗎？少招惹點人，免得人家閑言閑語的。

于連才 哦，那咱以後可不敢來了！

胡麗英 喲，看你這心眼那麼多！我這不是為了你嗎？我是說整天人來人往的怕你吃醋，想不到你倒說這話！（假裝撇嘴）對，你不來就別來！

于連才 看看你，我是和你開個玩笑，又把小嘴撅起來啦。

胡麗英 開個玩笑？你別傷我的心了。（飛了一眼）

于連才 （看桌）呀！怎麼兩個碗，兩双筷，兩個坐位，這是給誰準備的？

胡麗英 你說呢？

于連才 我那知道呢？

胡麗英 快坐下吃吧！（推于連才坐下）

于連才 這是怎麼？

胡麗英 （唱）昨夜晚咱談話在窗門外，

知心話都向你細說明白。

你聽說我心煩悶少吃沒穿，

生爐子沒煤球又沒劈柴。

我就想到你今晨定來看我，

我知道你一定要送煤球來。

因此上準備些粗茶淡飯，

略表示感謝你對我的關懷。

于連才（唱）自家人你何必如此款待，
你這樣倒使我不好再來。
送煤球這本是互助互愛，
魚幫水水幫魚理所應該。
有什麼為難事只管說話，
可不要再客氣不把口開。
你快點吃飯吧看涼了飯菜，
我呆一會還得把小攤擺。

胡麗英（唱）你是不是嫌飯壞沒有好菜？
是不是吃我的飯怕被別人疑猜？
你多吃一些我才痛快，
你不吃我心眼裏實在難挨。

于連才 你說的那裏話，我真的吃過了。我怕誰猜疑呢？快
吃你的飯，別胡思亂想啦。

胡麗英（想讓于連才走）好，那麼你不吃飯，就先回去吧。別
因為咱們的事，影響了工作。

于連才 沒關係，最近街道工作也不忙，到十一點鐘再擺攤也
不遲，擺早了也沒人買東西。（忽然發現床上的襯衣）唉，這
是什麼？

胡麗英（急忙奪過來藏在背後）快給我，不許你看！

于連才（又去奪）我非看不可！

胡麗英 現在不能看，慢慢的你就知道了。

于連才 怎麼，還有什麼秘密？

胡麗英 (唱) 這是那死鬼的襯衣一件，
櫃子裏鎖了它整整四年。
今把它找出來拆洗一遍，
拆洗後想偷偷送給你穿。

于連才 (異常感動) 給我穿？

胡麗英 是呀。

(唱) 一來是送給你做个紀念，
二來是免得再和死鬼藕斷絲連。
這件事想和你講在當面，
死鬼的舊衣衫怕你討厭。
又怕你嫌我的粗針大綫，
又怕你笑話我小氣窮酸。
這衣衫既然是叫你看見，
你穿不穿快對我直說明言？
免得我碰釘子丟人現眼，
也免得我費力氣再拆洗一番。

于連才 好啊！

(唱) 這件事真使我感激萬分，
她巧嘴兒說的我神魂倒顛。
沒想到她如此多情多義，
這那能不使我心眼裏喜歡！
孫淑蘭總說她思想落後，
我看她看問題有點太偏。
回頭來我再把麗英稱贊，

你真是我理想的終身侶伴。

莫說是贈給我襯衫一件，

就算是打兩下我也不嫌。

何況這又是你丈夫的遺物，

裏邊的情義重如泰山。

襯衫若是肯送給我，

以後我定要好好謝你一番。

好，那我就走了，有什麼困難早說話。

胡麗英 好吧！怎麼也少麻煩不了你。

〔于連才下，胡麗英關上門，上了門。李占奎從箱內出。〕

李占奎 啊！把我吓了一頭汗，我恐怕你沒法對付，露了餡子。

想不到你倒真有兩下。

胡麗英 放心吧，他是在我手心裏攪著呢！

李占奎 嘿！麗英！現在于連才不是已經上了你的鉤了嗎，我看你就進一步和他搞戀愛，他是居民委員會小組長，大小也是個幹部。這樣，人家就不會懷疑我還活着，同時抓住了他，咱這生活問題也就不發愁啦！

胡麗英 抓他倒好辦，可是他要提出結婚怎麼辦呢？過去他就向我表示過。

李占奎 好，我的小寶貝，這個你是內行。你可以說什麼工作第一啦，任務繁忙啦，長期互相了解啦，一拖不就過去了嗎？好好的幹吧，等蔣總統一回來，到那時你這太太又當上了，哈哈……。

胡麗英（喜形于色）好吧，吃飯吧，咱可沒有那個福氣，到那

時別丟了咱就行。

李占奎 記住，現在只要我能隱藏下去就是勝利，哈……

〔敲門聲。〕

李占奎 糟糕！又有人來啦，今天是怎麼回事？看是誰，說兩句快讓他走，要不飯就吃不成了。

（鑽入櫃內）記着把襪衣收了！

胡麗英 是。（待李占奎入櫃，門又响）真討厭，是誰又來啦！

（驚慌失措地去開門，又忘了收起襪衣）

〔門開，孫淑蘭、劉桂枝上。〕

胡麗英 喲，是治安保衛委員和讀報組長啊！

（唱）今晨喜鵲叫喳喳，

就知道定有貴人到我家；

是那陣風把二位颺上來？

給你們板凳快坐下：

喲，淑蘭、桂枝，又有什麼事嗎？

（唱）二位工作那麼忙，

找我又要做什麼？

又布置什麼新任務，

是不是又挨戶做訪查？

有什麼事快說話，

我準保按時完成它！

快坐吧！（一面忙着搬板凳上的土，一面又忙着拉孫淑蘭坐）

孫淑蘭 大嫂，就站着吧，我們不累。

胡麗英 我們的治安委員老站着像話嗎？（把孫淑蘭按在凳子

上坐下)

刘桂枝 (自己主動坐在櫃子上) 我就坐在这裏吧。

胡麗英 (慌忙拉刘桂枝)

(唱) 櫃子上太髒又凉巴巴,

这边坐下好把話拉。(硬拉刘桂枝坐在凳子上)

这边坐吧, 這裏对勁。

刘桂枝 别客气了, 那不是一样嗎?

孫淑蘭 (坐下後, 無意中發現桌子上兩碗飯, 兩双筷子, 桌旁擺着兩個凳子, 好奇地問) 大嫂, 我可發現你的秘密啦。

胡麗英 (強自鎮靜) 啊! 我有什麼秘密呢?

孫淑蘭 我問你, 你家幾口人呢?

胡麗英 我……我一个呀, 這誰不知道? 占奎四年前就跳海河死啦。

刘桂枝 (莫名其妙地) 淑蘭你怎麼啦? 鬧了半天你連她家一個人都不知道嗎? 你的工作太不深入啦!

胡麗英 桂枝知道我家確實只我一人。真奇怪, 你忽然問起這個幹什麼?

孫淑蘭 (笑了笑)

(唱) 奇怪奇怪真奇怪,

這點小事我不明白:

你桌上擺着兩碗飯兩双筷,

還有兩個凳子在左右排,

你自己吃飯在這邊,

那一边又是讓誰來?

胡麗英 这……这……

刘桂枝 （假装很嚴肅地）哎喲，

（唱）你看我这个小蠢才，

这把戲我就沒看出來，

你們整天鬼鬼祟祟藏藏躲躲，

还以为别人不明白：

别再掩着耳朵偷鈴鐺，

赶快向我們來坦白。

胡麗英 （混身打战）我坦白什麼呢？我家真的只我一个人！

刘桂枝 快說吧，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紙裏包不住火，什麼事也瞞不过去。

胡麗英 （唱）良心話对你二位說，

我真的再沒有問題隱瞞着。

死鬼在國民黨軍隊裏做过事，

也到派出所去登記过，

想着再把他檢舉，

可惜他已死了四年多。

我自己還有什麼过錯？

請二位多多批評我。

刘桂枝 （大笑）哈哈，她是問你这个呢！（指碗）

胡麗英 这……这……

这是我準備給死鬼來上供，

怕你們笑話我不敢說。

刘桂枝 給死鬼上供，我看你是給活鬼上供呢！

胡麗英 怎麼？那來的活鬼？

刘桂枝 你还不老实，你不說我給你說了吧。

胡麗英 （更緊張）你……你說什麼？……你……

孫淑蘭 （制止刘桂枝）桂枝，別瞎說。

刘桂枝 （不解其意）問問她怕什麼呢？（又向胡麗英）我問你，麗英嫂，是不是你給于連才準備的？（一句話提醒了胡麗英）

胡麗英 （放下了心，裝做害羞的樣子）嘻嘻……隨你們意說吧。

刘桂枝 麗英，剛才我是跟你開個玩笑，可別生氣呀。不過我勸你們兩個今後要大方一點，怕什麼呢？你們越大方別人也就不和你們開玩笑啦！

胡麗英 唉，咱們和你們不一樣。

刘桂枝 這又有什麼不一樣呢？寡婦改嫁也是合理合法的。

胡麗英 唉，咱這封建思想還沒開竅呢！以後你們得多多指教。

刘桂枝 別客氣啦。

孫淑蘭 （發現床邊的襯衣）哈哈，真漂亮的襯衣。

刘桂枝 我看是給誰做的？（奪過來抖開看）哦！男襯衣，是脫下來的，麗英，這也是準備給你那死鬼……

孫淑蘭 我看看這針綫好不好？（搶去看）

胡麗英 （急奪過來）這有什麼好看的？連才昨晚拿來，死皮賴臉的非讓給他洗洗不可。

刘桂枝 好不害臊，看人家連才連才叫的多好听！